

卷十一人物上

前哲

儒碩

孝友

許昌縣志

許昌縣志卷十一

人物上

前哲

儒碩

孝友

甄云許昌人物漢魏為盛唐宋而下亦多聞人皆中和清淑之氣所鍾史集傳記諸書可考而知也夫前賢既往載其嘉言懿行以示後人百世而下猶興慨慕寧非景行之一助歟第每人備錄傳文則厭其繁一人節錄數語又嫌其略今擇其有光史冊者全錄之餘僅節取以備參考庶几原有知無不平之憾耳

前哲

漢西

鼂錯潁川人也學中韓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
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深刻孝
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
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
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
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
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象
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
安利為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

備矣此四者臣竊以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叔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射技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惟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我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兵錄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及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
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
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
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
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
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
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崔嵬竹簫草木蒙籠枝葉茂接
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四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
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
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
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
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
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
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

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
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
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
若夫平原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弓
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
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
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
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

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詛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

技衛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
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聞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
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
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
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
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
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
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兵

起而不知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
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
烏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粁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烏
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
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譴
戍先發更有譴及贅婚賈人後亦嘗有市籍者又後以
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
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
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

財國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
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
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涉行戍至於大
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
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
居如飛鳥走獸於曠野美草甘泉則止草盡水竭則移
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
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

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
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
足多發則遠縣繞至而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
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
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
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
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

卑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卑及贖
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
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
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
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
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
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
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

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
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
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
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毋侵
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
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膏其水
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
制里劃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

堂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獲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

則足以相救。畫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從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徵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固，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無識，惟陛下財察。後有詔舉賢良文學士，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